

## 从白雪楼到弇山园

□刘俏到

明朝嘉靖三十八年(1559)正月,34岁的王世贞自青州北上台湾,顺道历城拜访毕生挚友李攀龙。此时王世贞自刑部外放山东近三年,李攀龙辞任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隐居白雪楼逾两年。王世贞后来写道,自己的到访让李攀龙万分欣喜,家境贫薄的他特地“烹一豚”“出蟹胥佐醢苦”。两人坐而论诗、长饮终夜,“尽一甌苦、五十六蟹”,想来应是相当尽兴。

王世贞是太仓人,李攀龙是济南人。两位刑部同僚于十多年前订交,彼时李攀龙遥追明初“前七子”之首李梦阳,“诗文诸体皆追溯古源”“诗倡大历以前,文倡西京以上”,王世贞与之颇有共鸣、相处甚洽。两人遂与刑部诸士结社共盟,交游赋诗,成为明代中叶文坛“后七子”领袖。

真文人往往有真个性。“后七子”一旦结盟,其力倡古文辞而不拘流俗的张扬姿态,迅速招来种种非议。又值严嵩当政,王世贞与刑部诸士绝不依附权臣,还在著名的“杨继盛案”中施援善后,这些都被严党看在眼里、恨在心里,随后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便被陆续安排出京任职。

李攀龙在河北、陕西为官四年,因恃才自傲而同僚不容,愤而辞官归故里。随后他在王世贞的建议下,于济南王舍人庄营建白雪楼,从此慕名来访者络绎不绝。不过,白雪楼意即阳春白雪之楼,只接待阳春白雪之士。若有文人访客到来,李攀龙总是“先请投其所作诗文”,看得上的才允许进门,看不上的就称“亟归读书,不烦枉驾也”。想来嘉靖三十八年正月王世贞的到访,应是难得的免于进门审查的一次。

只不过,潜藏在这旧历年喜庆之下的暗流,却是明廷内部的尖锐斗争。“杨继盛案”以来,严嵩一党与反严势力水火不容。李王白雪楼夜谈四个月后,王世贞之父王忬因战事失利,受严党构陷落狱,多年来王氏家族怨结严党的矛盾全面爆发。次年十月,王忬遇难,王世贞遭遇人生大劫,只得携弟扶丧南归。经运河路过山东济宁时正值寒冬,李攀龙自白雪楼单骑长驱四百里,吊唁挚友,“真凛凛有古人之壮节”——这可是容易被严嵩所惦记的事。

王世贞回到太仓,先是为父居丧二十一个月。他自认“天地大罪人”,基本息绝交游,独与李攀龙等挚友保持书信往来。三年后,他脱去孝服,慢慢与周边及各地慕名而来的文士交往频密,恢复和织密自己的朋友圈,延续当年刑部“后七子”结盟、独树一帜的声望,也正好以诗酒“畅佛郁、浇磊块”。

当年王世贞在青州任职,曾与群贤戏言“愿得二顷水塘,作园居隐”,如今他有了机会。父丧除服之后,嘉靖四十五年(1566)秋天,他购得太仓隆福寺西侧一片土地,开始打造一个安静的私家园林,后名弇山园。随后二十年里,弇山园不断拓建,终成七十多亩的泉石花竹之盛,与稍晚建成的沪上豫园比肩东南。

就在弇山园动工不久,嘉靖皇帝驾崩,朝野形势生变。此时严党已经倾覆,一批忠臣志士回到前台。隆庆元年(1567)十月,李攀龙被重新起用,他走出白雪楼赴任浙江按察副使,十二月途经苏州时,少不得与王世贞相聚。多年风波过后,如今感慨无限,李攀龙与王世贞兄弟“雄饮姑苏三日夜”。王世贞原是山东琅琊王氏之后,素来好酒,这“雄饮”自无虚言。

复出三年后,58岁的李攀龙因病逝世,王世贞接过文学复古的大旗,“巍然崛起东海之上”,主持一代文盟。此时弇山园初具规模,自然成为白雪楼之后又一文人雅士聚拢之地。但与李攀龙的高傲出世不同,弇山园中的王世贞变得恬淡随俗,声称园林之盛“当与人人共之”,得闲之时便与普通游客同嬉于私园。也可能正是这种心态,让更多普通文士得到了他的扶持与庇护。

回到当年白雪楼的王李夜谈,其重点当然不是叙旧,而是推心置腹的文学评判。自“杨继盛案”以来,两人终有机会以更加理性的心境共同反思十多年来结盟复古的得失,探讨今后文盟的延续。那次并不起眼的夜谈,毫无疑问对随后两人及明代中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世贞对李攀龙的文学观点未必全盘认同,对其人却一生尊崇。李攀龙离世后,王世贞先在隆庆年间将其诗文集三十卷并刻印行世,又在万历年间点校遴选、重新刊行,作为对至交好友不可忘却的纪念。晚年王世贞还多次为李攀龙写下感怀诗文,委托北上赴任的同乡过访其家,更对李攀龙的后代和门人关照有加。有一年,王世贞于弇山园作文以祭李攀龙,文中告以身后事及同道诸士、家人近况,并以“专至且鲜,兼工独汝”八字为其盖棺定论。

从白雪楼到弇山园,在古代文人营楼造园的雅兴里,见证着明代中期文学复古的一段小历史,更得以窥见王李二士志同道合、绵延毕生的真挚友情。

## 师生情

□思维

作为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吴健雄伯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爱国情怀,激励了許多人,而她的尊师情结也同样令人感佩。

在伯母的一生中曾碰到许多好老师,如“加速器之父”劳伦斯、“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和发现一系列新化学元素的塞格瑞等。在一次与东南大学女同学的座谈会上,伯母说:“我就是遇到了一些像塞格瑞、劳伦斯、奥本海默等好老师,才有了一点成绩。”

其中,伯母与奥本海默之间还有一段师生情深的小插曲。作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对伯母一直赞赏有加,对她后来的实验工作也是十分赞许。而伯母不仅是奥本海默的得意学生,同时也是他最得意的实验搭档,于是就被戏称为“原子弹之母”“原子弹的助产士”“原子弹的药剂师”等。伯母平时对奥本海默呢称为“奥痞(Oppie)”,而且常说“奥痞”绝顶聪明,令人崇拜。两人之间有着十分亲近的师生之情,以至于在伯克利的后期,由于有一次奥本海默没有挑选她跟他一起配合做实验,令伯母十分失望和生气,后来每每谈起此事还往往眼圈发红,感到委屈。

但对于外国导师,伯母也理性地多次告诫国内学生:“国外有些教师的水平并不高,所以要慎重选择。”

而对当年在国内教授过她的老师,伯母更是念念不忘。比如据朱慧天在《世纪》杂志2017年第2期《从钱学森到谈家桢:父亲朱元正的朋友圈》一文中记载:“1929年到1934年,父亲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期间教过‘东方居里夫人’吴健雄,吴健雄的丈夫那时也在南京。1935年父亲和袁家骝都到美国留学。后来吴健雄也赴美留学。那时,吴健雄与袁家骝夫妇来看他们的姑母(袁世凯的第十三个女儿,人称十三小姐),同时来拜访我父亲。”1987年吴健雄博士回明德小学,并到苏大参观时,知道我的父亲已经过世,便专门到我父亲的演示实验室拍了很多自制教具的照片,说:

“我的老师在物理学方面有非常大的贡献。”并在苏州大学校报上留诗:“今日返乡拜朱老,伤感吾师已仙逝,著书教育重实验,四化科技永感恩。”

1988年回国时,吴健雄伯母到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参观,看到了自己读书时的宿舍,触景生情地想到了当年的老师。于是在南京大学,伯母专门看望了自己在中大物理系读书时的物理系主任施士元老先生。几十年的离别,让再度相见的师生唏嘘不已。施教授年轻时曾留学法国,师从居里夫人从事核物理研究,是居里夫人的得意学生。1933年,他婉拒了居里夫人的挽留,毅然回国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成为我国核物理学的创始人。当时在中央大学数学系就读的吴健雄伯母受物理科学的吸引,改学物理专业,即师从施士元先生。施士元先生后来回忆说,最早引起他对吴健雄伯母注意的还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她的字写得特别好,后来又发现她的学习成绩也特别好,所以当时的任课老师都很喜欢她。此后,伯母每次回国都要到母校去看望这位令她敬重的恩师。

此外,在伯母的求学生涯中还有一些女老师,也是令她终生难忘。

比如杨海玉女士,是伯母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读书时的校长。她是一位有新观念的教育家,在女师办了多项实验教育,享誉海内外教育界。她还经常邀请知名学者来校演讲,以开阔学生的眼界。在这些学者中,伯母印象最深的是胡适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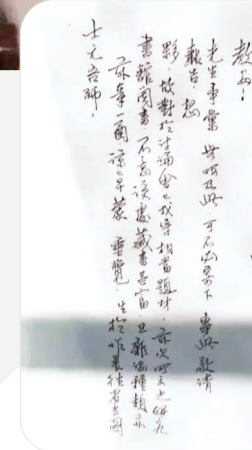
当时,喜爱看书的吴健雄已在《新青年》等杂志上读过胡适的文章,对他非常仰慕。胡适来校演讲前,眼光独到的杨海玉校长知道健雄的文章写得很好,又对胡适很崇拜,便拍板说:“健雄,你一向喜欢胡先生的思想,这一次就由你来把演讲记录写下来吧。”

胡适那次演讲的题目是《摩登的妇女》,内容是妇女应如何在思想上走出旧传统。伯母从胡适谈论旧道德和新思想



上图:吴健雄伯母回母校南京大学登门拜访恩师施士元教授

右图:吴健雄伯母给恩师写的信



的观念中受到深刻启发,以至于第二天胡适到东吴大学演讲时,她居然再度跑去听他的演讲。

伯母晚年回忆认为,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时,校长杨海玉女士对自己一直青睐有加,不仅使自己深受教益,大大开阔了眼界,而且奠定了扎实的知识基础,终生受益。

故1982年和1988年,伯母两次回到苏州女师母校,都对杨海玉校长表示深深的缅怀。

还比如顾静薇教授,是伯母在中央研究院物理实验室时的指导老师,是我国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她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当年,就毅然回到了祖国,先是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两年后,顾静薇回到母校上海大同大学工作,并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于是与伯母成为师生。

当时正值抗战爆发前夕,国内时局动荡不安,科研经费和设备奇缺。虽为

中央研究院,但实验室却设在地下室,空气和采光都不好。但顾静薇和吴健雄伯母志同道合,吃苦耐劳,她们在低温下测定有关气体的光谱,并花了许多力气进行仪器装置、气体净化等工作。

这段时间,吴健雄伯母不仅进一步打下了良好的动手实验基础,而且萌生出进行更高深的物理实验的想法。

顾静薇教授既体贴学生又很有眼光,她看到年轻的伯母好学上进,资质极佳,极有发展前途,而当时国内即使是最好的中央实验室也条件有限,根本无法满足她进一步研究的需要,于是推荐吴健雄伯母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继续深造。虽然后来伯母果敢抉择,最终进入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伯母对顾静薇教授一直心怀感激,视为良师益友。晚年还曾坦言,在中央实验室打下扎实的动手实验功底,使她后来对动手实验着迷,一进入实验室就会觉得亢奋。

关于顾静薇和伯母的这段师生情谊,后来被搬上话剧舞台,名曰《春逝》。



苍山如海

□姚建平 摄

## 我的启蒙老师

□高蓉娥

“回忆像上了发条,总准时报到。”当岁月的时针嘀嗒嘀嗒走向九月,总会想起我的启蒙老师,总觉得应该对老师说点什么、写点什么。

从我家到学校,直线距离约一千多米。跨过两丘农田,拐过老宅的墙角,沿着一条约一米宽的泥路走一百多米,通过一个水渠,爬上上丘田宽一点的沙土路,最后经过一条小木桥,就到了我们村的长江小学。

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我很喜欢去上学。上学和放学的路程,成了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打闹的快乐旅程。夏天雷雨之后,一百多米泥泞的小路,我喜欢赤足走在田埂上,任泥浆在脚丫缝中“吱”一声没到脚背,运气好的话,会有蜻蜓慢慢吞吞地在前面等着你,两侧水稻田里“拱水”鲫鱼在扑棱着。水渠放水的时候,小伙伴们一个挨一个,排排坐在五十公分宽的跳板上,把脚伸进潺潺流水中,凉凉的、痒痒的,感觉好舒服。沙土路两旁种满了蚕豆,蚕豆花开的时候,这条路就成了花径,莫兰迪绿加灰白色、黑紫色,特别好看。学校旁边秀婆婆家的槐树花香,盛开在我童年的梦乡里。朵朵粉红色的蝴蝶般的木槿花,成为我上学路上的一道美丽的风景。

不知道从哪天起,也不知道因哪件事起,三年级时,我开始不想去上

学了。开学领了新书,就在家里自己看,帮着父母干点家务活。那是十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在家旁边的一块低洼地里挖荸荠,一边用铁耙翻,一边蹲下身子去捡。听到好像有人在叫我的名字,一抬头,只见我的语文老师袁老师披着一身霞光,在夕阳里向我走来。袁老师是一位苏州的插队知青,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眼镜。他蹲在我家的屋角,喉结一动一动的,讲了好多好多的话,“你为什么不上课啊”“知识改变命运”“有什么困难老师帮你解决”……我当时特别志忑和激动,呆在原地,一句话也没有说,目送着老师离开。

我的数学老师姓范,是我们本村人。她个头不高,留着齐耳短发。听说她老公是理发的手艺人,家里经济条件不错。三年级的时候,我上的是复式班,和一年级的弟弟在同一个班。母亲就给我们姐弟俩打一个饭盒的饭菜带到学校,让我们俩分着吃。记得有一次,弟弟非要把饭盒放在他课桌下面保管。等到中午放学铃声响起,同学们都待在教室里吃午饭,而我找不到弟弟了,母亲为我们准备好的饭盒也空了。最后看到他趴在隔壁班的窗台上,边看着里面的同学吃饭边咽口水呢。这个时候,范老师走过来,她脆脆地说:“你们为什么不吃饭啊?”我囁囁地说:“我们的

饭已经被弟弟一个人吃光了。”范老师摸摸弟弟的头,笑着说:“你们等着,你们等着啊。”没一会儿,只见范老师捧着一个饭盒一路小跑,把她的饭盒递给了我,并温柔地说:“吃吧吃吧。”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学习算术,要用到算盘。那一年,小小的算盘却难倒了小小的我。我知道家里没有算盘,也知道父母没有钱给我买,于是我又不去学校了。我的小学校长叫戴国祯,戴老师住在我家后面的一条巷子里。当他从我父母那里了解到我逃课的原因后,第二天一早来到我家,拿着一个算盘对我说:“这个算盘虽然缺了一位,但不影响你学习。从今后好好好学习,不能再缺课了啊。”戴老师那轮廓分明的脸和洪亮的声音,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鲁迅先生说过,教育植根于爱。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而在于鼓舞和唤醒。老师是一个清风明月般纯粹的称号,老师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老师给予了我爱和鼓励。

我很庆幸,在童年时代遇到了我的启蒙老师。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一盒香喷喷的饭菜,一个缺了位的算盘,就像一朵朵花,盛开在九月的微风里。袁老师、范老师、戴老师给我的爱和鼓励,让我受用一生!



## 云山塔

□凌鼎年

云山塔位于太仓东北部的长江之畔,即今浮桥镇陆公村。此塔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当地居民为纪念抗倭胜利而建,是太仓目前仅存的抗倭遗迹之一,弥为珍贵,被列为太仓市文物保护单位。

从民间采风可知,在明代嘉靖年间,长江入海口一带屡有倭寇来犯。这些由日本武士、商人、地痞流氓组合在一起的武装集团,已沦为海盗性质。他们不但在海上横行不法,还常从七丫口窜入,沿江抢掠。当地损失惨重,被迫奋起抗击。相传当地百姓削竹为矛,与手持刀剑的倭寇展开了殊死搏杀。保卫家园的决心与正气,使得抗倭百姓个个奋勇当先,用土制的竹矛打退了倭寇的侵犯,并在陆公市一战中,使得猖獗一时的倭寇丢下众多尸首,狼狈逃窜。这次大获全胜,大大鼓舞了当地民众的士气。为纪念这次胜利,当地百姓把打扫战场清理出的倭寇尸体就地掩埋,并在尸坑之上堆土为丘,最后又在土丘之上建塔以镇倭寇。其塔面向东南方,指示着倭寇入侵方向,以做预警,以示后人毋忘。

云山塔为砖木结构,四面两层。塔底呈正方形,边长四点四米,下层高二点七米,上层高一点九米,塔刹高零四点四米。塔基为土丘,高约五米,占地约余亩。土丘顶部东西两头稍高,中间略凹,有如弓状。塔身建于凹处,恰如弦上利箭待发,其箭直瞄七丫口方向。此塔虽非七级浮屠,亦称不上雄伟壮丽,倒也别具匠心。因土丘俗称“云山”,故此塔得名云山塔。

有四百多年历史的云山塔在岁月的沧桑风雨中已岌岌可危。1980年由江苏省文化厅拨款修复,近年又再次整修,使这一有纪念意义、历史价值的古迹得以完好保存。

修复后的云山塔保持了原有格局与式样,绿树丛中,但见黄色粉墙,朱漆门窗,下层东西两墙各有花窗洞一个,极为古朴。上层三面有窗洞,可四野观察瞭望。其屋脊上的脊兽为三十二只砖雕狮子,其中东南角第二只乃仅存的明代遗物。塔之下檐,翘角顶端,各悬塔铃一枚,风动铃响,别有韵味,像在诉说历史,又像在告诫后人。

云山塔虽然当地俗称其为塔,其实更确切地说乃民间的镇邪楼——镇倭寇之邪,保一方平安。